

·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 ·

北京古代经济史

孙 健 主 编

孙 健
汪文祥
李仰哲
刘 娟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前 言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也是一座历史悠久、闻名世界的古城。这座古城从华北平原上最初的一个居民点起，发展成为北方的一座重要城市，最后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北方的经济中心，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的历史和我们祖国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

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年，北京就开始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周初分封诸国，蓟城是召公受封燕国的都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蓟城是广阳郡的治所。此后历秦汉、魏晋十六国、北朝至隋唐，前后1100余年，蓟城在我国北方的地位日渐重要。它是中原地区的汉族抵御北方野蛮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和军事重镇，万里长城就逶迤于幽州城北的燕山山脉向东西两面延伸。同时，蓟城又是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贸易驿站。《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馆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族地区的农产品、家具和精美的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输进少数民族地区，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的进步。少数民族地区的畜产品、皮毛、筋角也由此进入中原地区，丰富了内地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

隋唐时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中心也出现了

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移动的趋势。公元938年，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崛起，蓟城成了南面陪都，改称南京，又名燕京。十二世纪初年，东北的女真族建立了金朝。金朝先后攻灭了辽朝和中原地区的北宋，统一了北方地区。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正式迁都燕京，并将燕京易名中都。元蒙统一全国后，在中都城的基础上创建新城，改名大都。明成祖北迁，改建大都，始称北京。清朝继续建都北京，直到封建王朝的最后崩溃。民国初年，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后，民国政府也建都北京。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一全国，建都南京，北京易名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改称北京，并再次被定为首都。

北京城的社会经济发展同全国一样，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它发展的节奏和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步伐相同。原始社会从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开始，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21世纪，前后经历了50万余年。奴隶社会从夏朝开始，经殷商，西周，春秋三代，西周是北京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战国中期，伴随着燕国的封建制改革运动，北京的历史步入了封建社会。从秦汉，历魏晋十六国、北朝、隋唐、辽、金，北京的封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这一时期，北京封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还没有摆脱地方城市经济的特色。元建大都到明朝北京中期是北京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经济——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和畸型的商业发展到了历史最高峰。明朝后期到清朝中期，北京的封建经济开始走上它的晚期阶段。在手工业中某些行业开始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这种萌芽并没有得到怎么发展，所以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北京的封建经济仍然居于统治地位，社会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状态。1840年西方侵略者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用武力征服和商品倾销等手段，使得

北京地区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逐步瓦解，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才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本书是北京古代经济史部分，时间从远古起到公元1840年清代鸦片战争止。古代北京的城市经济，特别是封建时代的北京，既有一般古代封建城市经济的特征，又有作为古代东方城市区别于西方中世纪城市的特殊性质。这些特殊性质是由北京城市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在封建时代的北京，特别是从金朝起，是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而建立的。它是一个政治统治中心，这与西欧封建社会新兴的工商业自由城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西欧封建社会政治统治中心在乡村，封建统治者——领主，居住在乡村的封建庄园里，而新兴的城市则是远离乡村，最初由逃亡的农奴所组成的自由的工商业城市）。古代北京城市的这种政治的特殊性质和作用，也就决定了它的特殊的经济性质。

作为封建王朝的都城的北京，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统治。这种封建专制政权，也对经济进行控制。封建官府设有自己的官方手工业，进行生产，商业市场也由官府来控制和管理。手工业者和商人都是在封建官府的控制和管理下进行活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建立的行会和会馆等组织，也完全是封建性质的，它受官府控制，与西欧中世纪新兴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人所组织的行会，在性质和作用上完全不同。所有这些特色，我们都通过具体史料，在书中给予阐述和反映。当然，其他方面我们也会加以反映的。本书力图通过具体史料，反映从远古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北京地区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编写北京经济史存在着不少困难，主要是资料问题。过去，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比较少，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也就

比较少。因此，我们的编写工作，只能从基本资料的搜集整理入手。北京经济史资料比较分散，过去没有人系统整理过，东麟西爪，散在各处，我们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已经编辑出《北京经济史资料（古代部分）》（这部资料已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本书就是在这一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研究编写而成的。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缺点甚至错误，恐所难免，甚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孙 健

1996年8月于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原始社会时期的北京地区	(1)
第一章 北京地区的古人类	(3)
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	(7)
第三章 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与传说记载	(11)
第二编 奴隶社会时期北京地区的经济状况	(15)
第四章 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时期北京地区的经济文化 (夏商)	(17)
第五章 商周时期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	(20)
第六章 北京地区的奴隶制生产和剥削关系	(24)
第三编 封建社会时期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	(29)
第七章 战国时期燕都附近的经济与文化	(31)
第八章 自秦至唐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	(35)
第一节 自秦至唐北京地区经济发展概况	(35)
第二节 秦汉时期北京地区经济发展	(37)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经济状况	(41)
第四节 隋唐时期幽州地区经济发展	(44)
第九章 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经济状况	(49)
第一节 辽代南京的社会历史地位和一般经济生活	(49)
第二节 辽代北京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	(53)

第三节	金代中都的兴建.....	(57)
第四节	金代中都地区的农业和赋税制度.....	(61)
第五节	金代中都的手工业.....	(66)
第六节	金代的商业和交通.....	(73)
第十章	元代北京地区的经济状况.....	(77)
第一节	元代大都的建立.....	(77)
第二节	元代的农业政策与农业生产.....	(83)
第三节	元代大都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 赋役剥削.....	(91)
第四节	元代大都地区的手工业.....	(102)
第五节	元代大都地区的商业和交通.....	(129)
第十一章	明代北京地区经济发展.....	(144)
第一节	明代北京建都过程.....	(144)
第二节	明代北京地区的农业.....	(155)
第三节	明代北京的手工业生产.....	(174)
第四节	明代北京商业的发展.....	(195)
第五节	明代北京的交通与邮政.....	(219)
第十二章	清代北京地区经济的发展.....	(224)
第一节	清代北京的城建与人口.....	(224)
第二节	清代北京地区的农业.....	(229)
第三节	清代北京的手工业.....	(240)
第四节	清代北京地区商业的发展.....	(265)
第五节	清代北京地区的货币与信贷.....	(291)
第六节	清代北京地区的交通和邮政.....	(312)

第一编

原始社会时期的北京地区

第一章 北京地区的古人类

北京是我们远古祖先的故乡，也是世界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大约在距今40—50万年前，北京地区就出现了远古的人类——“北京人”。“北京人”是在今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地区的龙骨山洞穴中发现的。在那里，除了发现有“北京人”的骸骨化石外，还有大批使用过的石器等工具，用火的遗迹以及大批哺乳动物的化石。根据对北京人四十多个个体的研究表明，“北京人”生活的时代距今约50万年前至20万年前之间，属于从古猿进化到智人阶段的中间环节的原始人类。他们的体质和体型还保留着许多猿的特征，如头骨额骨低平，眉骨突出，嘴巴前伸，没有下颏，齿冠齿根硬大粗壮，颧骨高，鼻骨宽，整个面部短并向前突出，额部低平又向后倾斜等。但另一方面，北京人也已经具备了人的一些特质。首先，从北京人的股骨和肱骨看，它们已和现代人类类似，北京人的大腿骨有“粗线”存在，并且比肱骨长，股骨为400毫米，肱骨为310毫米，这证明北京人已经能够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是从猿转变到人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其次，北京人的肱骨和现代人很接近。三角大肌和胸大肌接触面很发达，说明北京人上臂骨的利用和现代人差不多，前肢已经变成了手。再次，北京人的脑量已经接近现代人的脑量，北京人的平均脑量为1059毫升，约为现代人平均脑量1400毫升的百分之八十，但比现代猿类的

脑量大得多，约为类人猿脑量为415毫升的2.5倍左右。第四，北京人已经会制造工具。在北京人生活的地方，发现经过人工打击过的石片、砾石约十万余件，其中有尖状器、刮削器，平状圆器和斧状器等。在北京人的洞穴里还发现了许多兽骨，其中大部分是破碎的，完整的很少，这其中破碎兽骨的很大一部分是北京人制作的骨器，许多鹿角被分割成段，斫痕清晰，明显是经过加工了的，截断的鹿角根，粗壮坚硬，可作锤子使用；鹿角尖可作挖掘工具使用，砸掉面部骨骼和脑颅底部的头盖骨可能是当作“水瓢”使用的。能够制造工具是人类同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表明，北京人已经会使用自己制造的工具进行狩猎活动来谋取生活资料。第五，北京人已经知道使用火。在北京人遗骸出土的洞穴里，发现有黑紫、红、黄、白、灰、黑各种颜色的薄土层。黑土层便是燃烧的灰烬（经过化验黑色的残渣是炭，黑土经过化验也证明其中含有相当数量的炭素），其他不同颜色的土层，则是洞穴中堆积物经过燃烧和受热后的结果。此外，在厚达四至六米的灰烬里，还保留了大量燃尽的紫荆炭屑和烧酥的兽骨、石块，这些灰烬是北京人懂得用火并且学会保存火种的证明。人类学会使用火，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跨入文明世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是人类从畏惧神秘的火到支配、驾驭使用火的一项伟大发明，从此北京人摆脱了漫长的茹毛饮血的生活，逐渐脱离动物界，完备人的特性，变生食为熟食，为战胜严寒和防御野兽侵袭以及自身体质营养量的增加，提供了物质条件。以上特征表明，北京人已经跨入了人类文明的门坎，北京人的出现，拉开了北京地区人类历史的序幕。

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山峦叠翠，周口店龙骨山的北面、西面、西南面的大大小小的山岭上，密布着郁郁葱葱的森林，有松树、柏树、桤树、桦树、朴树和紫荆树，朴树的肉果，味甘可食，是北京猿人采集的主要植物果

实。在漫山遍野的树丛中，栖息着剑齿虎、豹、狼、熊、梅花鹿、野猪、大弥猴、鬣狗等大小动物，龙骨山的东麓，有一条宽阔的河，河的两旁是水草丛生的沼泽地带，生长着繁茂的■子菜、狐尾巴藻、三棱草等木生植物和沼泽植物，巨大的水牛、水獭、河狸和水龟也常常在这里出没，东南面是广阔的草原，成群的野马、野牛、野羊在这里奔驰追逐，在间杂干旱的沙地上，也有缓缓走动的驼群和常常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在漫长的几十万年的岁月里，北京人祖祖辈辈就是劳动、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为了应付恶劣的环境和猛兽的侵袭，为了谋取生存，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进行集体劳动。而集体劳动也使得北京人结成了每群约数十人的原始群，他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共同过着艰难而平等的原始生活。原始群，是北京人时代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

采集和狩猎在北京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采集植物的根茎、果实和鸟卵做为食物，在他们居住过的山洞里，残留着大量烧过的朴树籽、紫荆木炭、豆科植物种子和鸵鸟蛋化石。他们猎取的动物，多数是野生的鹿、马、牛、羊、猪等兽类，也有少数凶猛的动物，如虎、豹、狼等兽，鹿类是最主要的狩猎对象，夏秋之交猎取梅花鹿，冬春之际猎取肿骨鹿，此外他们也还捕食野鼠、水龟之类的小动物。

艰难的生活磨练了北京人，他们在集体的生活中，经受住了大自然的严峻考验，以创造性的劳动克服了后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跟，成为北京地区最初的主人。

北京人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体质特征也缓慢地发生了变化，在距今大约二十万年前，由猿人变成了早期智人——新洞人，新洞人形态已比北京人进步，他们的脑壳变薄，脑量增大，前额增高，眉脊变小，嘴部后期，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下

颞，手变动灵活，腿骨壁渐薄，弯曲度更小，比北京人更加接近于现代人。新洞人已经吃熟食，熟食加速了猿人体质的进化和脑量的增加。

又经过了若干万年，在大约二万年前到一万五千年前，北京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类——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属于晚期智人，他们的体质特征已与现代人没有什么差别，从脑容量看，山顶洞人已经具有相当发达的智力。

山顶洞人制作石器技术虽然比北京人 and 新洞人进步，但仍然相当粗糙，属于旧石器时期晚期，山顶洞人已经能够磨制骨针来缝制兽皮衣服御寒，这表明裸体露身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山顶洞人”的经济生活仍以狩猎为主，间或从事捕捞，已经开始了劳动的自然分工，男子从事渔猎捕捞，女子、老人、儿童则从事采集。山顶洞人住在周口店龙骨山的一个自然山洞里，洞穴约长12米，宽8米，面积为90多平方米，可容十几人或几十人。洞里分为“上室”和“下室”。关于山顶洞人婚姻关系，据考古学者推测，可能已经过着氏族制度的生活。山顶洞人的时代是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发展阶段，已经出现了原始的交换关系，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已开始萌芽。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经过漫长时间的进化，真正的现代人类终于形成。

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

按照考古学的分期方法，原始社会史可以分别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种分期主要是以原始人类制作石器技术方法不同而划分的，前者是使用砸制粗糙石器时代，后者则是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开始于远古，向下延伸到距今一万年左右，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主要有北京人、新洞人和山顶洞人的遗址发掘。

一、北京人的考古发现

北京人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21年。在今北京城西南，距离城区约五十公里的房山县周口店的“龙骨山”，是一座石灰岩山丘，长期以来，人们在这里开山凿石，烧制石灰。当地人们在石灰岩的洞穴和裂隙内经常发现一些难以辨认的动物化石，因为不知其为何种动物遗骨，遂统称为“龙骨”，售给中药店作为药材。从1921年开始，不少中外古生物学家发现，这些龙骨并非所谓龙的遗骸，而是埋葬于地下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已经石质化了的古代动物化石。在1921年和1923年，古生物学家们来到龙骨山，开始了发掘工作。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在不太长的时间，他们不仅找到了不少哺乳动物的化石，而且还发现了两颗原始人类牙齿。意外的收获极大的鼓舞了考古学家们，在学术界的推动下，从1927年开始，“龙骨山”科学发掘工作大规模展开，前前后后持续了十六年之久，在人类学研究上“北京人遗址”和“山顶洞人遗址”这两大宝库，终

于被打开了。

1929年12月1日，考古学家裴文中在“龙骨山”巨大的洞穴里面发现了一块完整的原始人类头盖骨，此后又陆续发掘到大约40多个男女不同个体的面骨，下颌骨，牙齿和四肢骨等大量骨骼化石。根据发掘的地点，考古学家把这种原始人类定名为“北京人”，这座洞穴因之而命名为“北京人遗址”。

在北京人遗址中，除了发现原始人类骨骼化石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粗制砸制石器约十余万件，这些石器，有的是用沙滩上的砾石，稍加打击后制成的砍砸器，有的是把石英石块锤成石片，略加修整而制成的刮削器，或三角形的尖状器，这些石器打制方法都比较简单原始，大都没有定型，这些粗糙石器表明，北京人已经能够制造工具。

在北京人遗址中，还发现厚达六米的灰烬堆积层，其中还有一块块颜色不一的被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块，有一粒粒烧过的朴树籽和紫荆树木炭块，表明北京人已经学会用火。遗址中的灰烬层面积较大较厚的分为三层，最上的灰烬层位于一块巨大的石灰岩块之上。这块石灰岩横跨南北两洞壁之间，石灰岩表面留下有两大堆灰烬，灰烬成堆，证明北京人已掌握管理火的技能，没有使火向四外蔓延。火不仅能烧烤食物，照明取暖，而且可以使人类突破自然限制，扩大活动范围。所以恩格斯指出，火的使用，是人类社会“有决定意义的进步”，这一进步，“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北京人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北京地区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二、新洞人和山顶洞人的考古发现

1973年，考古学家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又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骨骼化石，定名为“新洞人”。这次

发现的新洞人个体仅有一颗牙齿，为左上颚第一臼齿。依据形体分析，明显比北京人进步。在同一层位中，遗迹有较厚的灰烬，烧过的石头、石器、骨头和一颗朴树籽。烧骨中既有体形高大的象骨化石，又有体型细小的食虫类骨骼，食草性动物遗骨明显多于食肉类动物遗骨，这些遗迹表明新洞人已经熟食。

1933—1934年，考古学家在龙骨山山顶的一个洞穴里，先后发现了分属于至少在八个以上的男女老幼不同个体的完整的头骨、上下腭骨、牙齿和体骨化石，定名为“山顶洞人”，时间距今约二万年至一万五千年前左右。

山顶洞人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不多，器形可分为砍伐器、刮削器和两端刃器。山顶洞人的石器制作技术虽然粗糙，但比北京人进步。据遗迹估计，山顶洞人还会使用球投掷器和在木棒尖端绑上石矛用于投掷追杀走兽和渔捞。山顶洞人遗址中，骨器出土很丰富，山顶洞人制作的骨针，长达82毫米，最粗直径为3.3毫米，针尖圆锐，针孔窄小，制作非常精巧，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遗址中出土的装饰品最多，有成串的小石珠，穿孔磨光的兽骨和兽牙，加工修饰过的鸟骨，鱼骨和海蚶壳，雕刻成纹理的骨管等，这些装饰品上，有比较精细的割磨痕迹，钻孔也相当匀称，有的还涂上红色，相当精美，这反映了山顶洞人原始艺术的萌芽。山顶洞人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很多，计有兔、鹿、野牛、野羊、虎豹等不下四五十种，在山顶洞人文化层中，还发现了许多鲤鱼骨和一条长约一米的青鱼骨，这表明山顶洞人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渔猎。在山顶洞人的遗物中还发现了产自渤海沿岸的蚶子壳，黄淮流域以南所产的巨厚蚌壳，以及产于宣化一带的赤铁矿遗物，表明山顶洞人已有原始的交流关系。

山顶洞有上下两层，洞口的上层是当时人们的居住处所，下层的深处则为死者墓地。在墓地里发现的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的骨架上，都佩带有装饰品，身旁

安放着生产工具，骨架周围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末撒成的圆圈，说明山顶洞人已经有一定的安葬仪式。恩格斯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原始的宗教迷信观念，在山顶洞人的时代已经产生。